

大旅游

周刊



邮箱: qdnrbwlwh2017@126.com
电话: 0855-8262857

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 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
民族 生态 全域 锦绣

侗布染制“黄金季”

通讯员 潘友婷 摄影报道

“咚! 咚! 咚!”天刚微亮,捶布声便从侗寨的各个角落传来,侗布的清香味也在空气中弥漫。初秋时节,从江县各个侗寨迎来了染制侗布的“黄金季”。

近日,在从江县西山镇拱杆村,笔者探访了古老的蓝靛印染侗布技艺。

侗布是制作侗族服装不可替代的材料,侗族人采用最古朴简单的印染工具和天然原料(蓝靛)经“十染十漂十捶”,最后熏、蒸、晒等十余道复杂工序制作而成。用此古老技艺印染出来的布料在阳光下会闪闪发光,呈金属光泽,且保暖、防水、抗菌,备受侗族人民喜爱。

因其制作工艺复杂,“侗布”显得分外珍贵,侗族人除了自家裁衣使用外,还作为赠送客人的最佳礼品。



晚春的蓝梦谷

文 姚宁

打着雨伞,站在蓝梦谷的木头台阶上,晚春的风依旧很凉。

蓝梦湖里有着无数的涟漪,一圈一圈在荡漾,不知是雨乱了,还是我的眼睛乱了,只多看了一眼,神思就缥缈起来,整个山谷都呈现出奇幻的色彩。仿佛一种缘分,有声音在呼唤我,遥远而又亲近。

抚摸着木廊,是清凉的雨水和滴答声渗入到木头里,又来到手心,可我握不住,一打开,它就变成了一只蜻蜓飞到了湖面,遮遮掩掩。尽管我很努力地向着水面扔了一块石子,却只有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衣裳。

这是一种清凉的感觉,我很喜欢。因为那些近处和远处的蓝莓看起来像是一些小草,平铺在湖边和山谷两岸,呈现出草原的青色,一阵微风吹过,仿佛就会现出牛羊。风吹草低,笼盖四野,在贵州,能看到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幸运。

我是向往草原的,除了青草让人亲近,还有草原上瓦蓝的天空,它总是宁静得像一面镜子。记得少年时躺在草地上数星辰,把青草怀抱,给我一阵柔软,星星就能数得很多。这样的一个山谷,不由得让人想入非非。

可惜,这些蓝莓不是小草,不能像草那样让我从高处滚向低处,把自己当做一块肆意妄为的石头,这样很容易把它们折断。既然如此,那就站在它们身旁吧!静静地聆听春天生长的样子,一枚枚地爬上它的枝头。

这是晚春,蓝莓要成熟还有些日子,整个蓝莓园由此显得清静,行人不多。不过这也很好,若是等到了初夏,它们开始成熟,一颗颗变得香脆,像蓝宝石般的透明,人们蜂拥而来,这样的清静就没有了,这里会变成喧闹的海洋。

我不喜欢人多之处,去年初夏阿娜喊我来,我不肯,她们一群女人,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,像一只只蝴蝶,满山乱飞,哪里是来看风景的,纯粹是来比美,可哪里又能比得过这些蓝莓?只能做一个蓝色的梦。

但后来,阿娜说她在蓝月廊上看到了长翎喜鹊,还是让我有点后悔。这种飞翔于山巅的灵鸟,有着类似传说中凤凰的尾巴,五彩斑斓,是很难得一见的。没想到会出现在蓝梦谷,难道它们也喜欢上了这里,当做了家?

我没有奢望能遇上它们,相遇是一种缘分,可遇不可求,若能见到,是我前世修来的福。现在,我只想沿着湖岸行走,走过白色的帐篷,走上一条红泥小道,路过深嵌在山中的网红旅馆,去往蓝月廊,在那里与往来的云霞相会。

白色的帐篷有草原的气息,在蓝梦湖边,那里水草丰美,人们逐水草而居。放一只白色的小羊在湖边吧!算是养一段光阴。一只羊,它总是很温顺,让人无法使用暴力,清澈的水也总是能洗净一个人的倒影,把人变成羊。

红泥小道没有尽头,只有路旁的网红旅馆有尽头。如果把身体安放其中,第二天醒来尽头就会变成开始,这是蓝梦谷的神奇之处,我想试试。但还不到深夜,外面雨后初歇,水雾朦胧,似梦似幻,正在给蓝梦园作画。

这么美的画布,挂在大地上,水墨尽染,穿过眼帘就是一川烟雨,是人间的四月天。我也想成为画中的一个人,把尘世抛却,独自穿行于矮树和湖水,手提一个竹篮,摘下浆果或于湖中打水,留下一道纤巧的人影。

在蓝莓园中寻找蓝色的浆果,是一种“偷窃”。初夏还没来,有一些果子却提前成熟了,采摘下来,不舍得吃,捧在手中成了一种包袱,是典型的自作自受。吃了它们,就得罪了四月天,下场会很凄惨,找不到爱人。

所以只能抱歉,心想,以后再不敢伸手了。可它们会听到吗?这些蓝莓,听说它们故乡在海的那边,十多年前才漂洋过海来此安家落户,是外来户,听不懂我的语言啊!只能哼一首曲子,啾呀,啾呀,飞进它们的耳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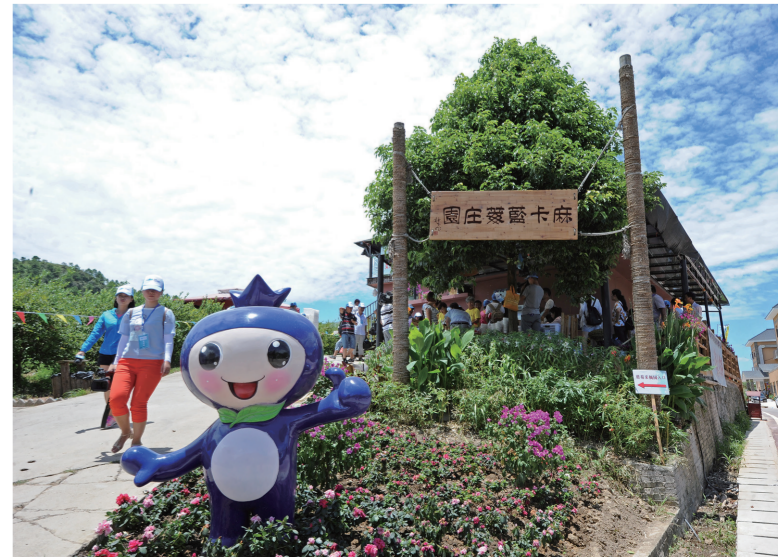
唱一支歌给它们听,也是唱给自己,是骑上一匹马在草原上的漫步。不要埋怨自己的多情,一个人的知己不多,唯有倾心相听,才有蓝色的梦。不见有个和声,也唱长亭外古道边吗?知己多憔悴,无奈送别离。

那日,她舞翩跹,那日,她画眉,在蓝月廊上引来一只长翎喜鹊的偷看。喜鹊站在廊外那棵枫香树上,展开了它的羽毛,一个劲炫耀。她不服气,跳起了家乡的摆摆舞,腰如柳,裙如水,人面桃花。喜鹊知趣,自知不敢飞走了。

可那日,她却留下了一声叹息,才绝尘而归。佳人的心思,总是猜不透,总有千千结。鬼使神差啊!已过去了一年了,如今,我还在山脚下,还来不及找到那棵枫香树,竟已能听到这声叹息,在蓝月廊上吐气如兰。

蓝月廊很高,也很远,是蓝梦谷的最高处,站在那里远眺,可以望见万亩的蓝莓园更像是草原了,青草的颜色铺展,只到天边。却有白云离自己不远,伸手可捉,却又无骸无形,只抓来了一手的潮湿。

纵然,我装扮成天使的样子,向远处飞去,想要飞出谷外,飞到天上。听到了这声叹息,就再也不能飞起了。我知道,这是晚春的蓝梦谷留给我的一个陷阱,每走一步,都是一个四月天,每飞一次,都是一个沉沦。



小高山上的亭子

方亮

宝刹的感觉。但随着眼神回撤,亭变小,山变小,这坐落在热闹场边上的小亭小山,遗世而独立,又不免生出些孤寂落寞的情绪。

若顺着阶梯向上爬,在夏季丰水期会经过一条小溪,小溪左前方不远处会看见一条白色的细腰带,咚咚的自上而下,应该也算是瀑布吧。在小溪与瀑布右边成斜三角的地方,便矗立着一座亭。亭子是四方亭,混凝土浇筑,体态丰腴,气闲神稳。要是一个人坐于亭中小憩,或是二三知己在里面说天谈地,在夏季,临近亭子处,泉水叮咚,溪水潺潺,在这小小的山谷之中,一阵莫名的风从山谷的缺口款款而来,加入进寂寞的场域或兴奋的氛围,则孤寂的人会眼睛微睁,似有所思,后又神情清爽,倦怠忧思顿消。热烈的人则会迎风回望,继而仰天长啸,更加喜笑颜开。在冬季,亭中停留的人会更少些,这不是说亭子只在夏季有妙用,若是一个敏感细心的人,周遭由堆绿叠翠变为萧索相拥,天地肃杀,枯荣立转,而亭子却岿然不动,这其中难道就没有智慧?

另外三座亭,都是上文这座四方亭

的复制品。两座掩藏在山腰,一座屹立于山顶。这三座亭,我也到过多次,只是之前具不是为清算的目的而来。亭子的柱子上,皆有歪歪斜斜的字迹,“某某到此一游”,料想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或中学生模仿孙悟空所刻写。有时,在山顶的亭子也能碰到几个闲人在里面描画写生。对于画画的到亭子里来,我一点也不觉得稀奇。小高山四围的风景和这几座亭,随便便往画纸上一躺,对于那些经年累月未亲近大自然的人来说都是一幅清丽风景图。让我流连忘返驻足的是一个斜挎着吉他的男青年,约莫是大学生的样子,留着长发,扎着马尾,很有点文艺范。他一个人坐在亭子里,左腿搭在右腿上,右手拨弄琴弦,歪着头闭眼哼唱。我的到来,我的停留,丝毫没有影响到他。他的那种陶醉,是我这个于音乐无半点细胞的人无法揣测的。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,我喜欢那种感觉,那种仿佛跳出了名利场,跳出了油盐柴米酱醋茶的羁绊,陷入了自我的深沉放纵。周作人有句话于我很受用,“我们于日用的东西以外,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,生活

才觉得有意思”。我必须宣言,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呀。

这些或许能成为这几座亭子的故事,像醉翁亭和喜雨亭那样。但我又不得不唏嘘,这些偶然的美好断不能阻止这些亭子悄然的落败。

五座亭子,以那座三层六角攒尖顶的最为壮观,也最为衰败。墙体斑驳,楼梯坍塌,檐瓦脱落,如一位门齿稀疏的老者,又似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。对于它的故事,亭子外有一石碑,刻着“瞭望塔”三个大字,和某某单位以及二〇〇六年十月字样,其他的已不可考。这多少显得有点单薄,关于亭子的来源与经历,不免又让我将它与醉翁亭和喜雨亭再作对比。那两座亭建成后是全民相庆,是物质贫乏下的精神富足。而这座亭,乃至另外四座亭,是物质极大改善之下的一时兴起,是建设图纸之上的点睛之笔,是在没有精神需求之下的物质先行。而如今,物质无精神强筋骨,已然速朽速烂。而精神眼见物质腐烂得这么迅速,也愈加不珍惜,愈加糟践或冷眼旁观。精神之于物质,物质之于精神,竟如此的泾渭分明!

我知道,在时代的大潮之下,现如今能随心所欲者少之又少,身不由己者比比皆是,这个中滋味不是三两句清辞丽语所能道明说清。但精明的你,愿意在这个或那个闲暇的时节去小高山上看看这五座亭吗?

三重门里“一线天”

张兰银

准备护送我们过潭。他们把半个身子都浸泡在了水里,双手护住橡皮艇以保平衡,护我们安全,推我们过渡。两岸山石树木杂草向身后缓缓移去,阳光穿过树梢打入谷底,水里半是树影,半是天光,随水纹荡漾,甚是好景!望眼前方水尽处,峡谷转折躲向青崖后不见去向,只见天光若隐若现。想起《桃花源记》里的一段文字:“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,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,便得一山,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,从口入。初极狭,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。”这第一重门像是通往世外桃源的入口,不知林尽水源处,会不会也豁然开朗,有片桃林!

只顾欣赏沿途的风景而忘了路的远近,直到又一汪深水挡住前路方才回神,第二道门到了。此处景象依然开阔,石崖上百草丰茂,杂树丛生,向天伸展,日头恰巧从树梢经过,阳光打在叶脉上,生命之光活灵活现,斑斑驳驳的树影落下来,光影交错,搅碎了这一汪秋水。显然,这里未受人气侵袭,而阳光又充足,一草一木一石子都显得生机勃勃,灵气十足。那青苔爬上石子,杂

草爬满青崖,绿藤攀着高枝,一个生命带动着另一个生命,没有相争相斗,只是相依相偎,却又互不相碍,全然按照自己的物性规律活着,见光而生,见风而长。这道关卡以两崖对立为门,中通水路,皮艇载我们往水尽石出处出去。这一汪水是能给尘世迷失的人指点迷津的渡口吗?前方的路,于白白的日光下消失在曲折的峡谷间。不知这一去是否有修行人的世外仙山,我想只要心有修为,处处皆仙山吧!

也不知过了几道弯,跨了几处浅水,到了第三重门,眼前画风突变,奇景惊现。两峭壁对峙,高十余丈,中间门开一线水为路,放眼望去,峡谷幽深、狭窄、潮湿,阴暗得看不清尽头。站于洞门,欣然有超世之感,心想这里面该是个超尘绝俗的洞天世界,该住着一个心境淡泊的人,而这个人吃的是花瓣,喝的是蜂蜜,睡的是石床,用的是石具。一时间我脑海中冒出“古墓”,“绝情谷”,“断肠崖”这些小说里的地名来。“船来了,上船了!”友人的提醒拉回现实,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出神了。橡皮艇驶到峡谷中间,驻村第一书记停下来,说这里才是欣赏一线天的最佳位置,也是一线天的绝景所在。抬头一望,景象

果真神奇!天一线,谷一线,水一线,水映着天,天连着地,谷接着天,天地峡谷在视野中连体,堪称奇观,而头顶上谷开的那一线,天光乍现,甚是奇幻!

在峡谷深处,皮艇靠了岸,我们爬上巨石,以通天奇景过后无美景,不想别有洞天。只见眼前惊现一天坑,似大地的缺口,一瀑布高悬崖壁,飞溅如玉,震声回响不绝。我们身处坑底,这里怪石嶙峋,四壁青崖,崖上树木与天比高。据说天坑上常听到锦鸡鸣叫,瀑布旁时有彩虹出现,此次此景未现,却还我们另一奇观。天坑上,落叶被山风纷纷吹落,旋转着,飘舞着,轻盈如羽毛,那瞬间时间慢得如拉长的镜头,美得像仙女散花,如飞仙遨游。想起李白梦游天姥山时描写洞天仙境的诗句“云为衣兮风为马,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”。

流连美景,不想返程,却不得而归,驻村书记及其同伴为我们撑船已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,内心对这一方山水和这里的人满是感激,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畅享了视觉盛宴,得以放飞心灵来一段奇妙旅程。在我脑海里,人木杉村“一线天”的三重门就好像进三重天,呈现三重境界:一境美景初露,有入桃源的感觉;二境山水外见,有步入仙山的错觉;三境奇境惊现,有洞天仙境般的幻觉。我想,这里确实是应该出现一些人来做一些事,他们或淡泊名利,或很有修为,或舍身为公,方不辜负这一路曲折神秘的溪流,这一方莽莽苍苍的山林和这一线幽深奇幻的峡谷!

秋日第一天,我们去高酿镇赶了个早秋。此时的秋还未从夏脱胎出来,秋味秋色都尚未显形,连空气里都还是夏的热度。然而一到高酿,一千个关于凉爽的赞赞词,都不及这里的一阵清风,它自带仙气,可去尘气!高酿接我们似清风,伴我们一路奔往木杉村的“一线天”。

木杉村的村尾就是公路的尽头,下车即是半山,抬眼见天,见山,见人家,可以洗脸;呼吸空气,可以洗肺。为了我们能深入探访“一线天”,驻村第一书记等人早已备好橡皮艇和竹筏等下水工具在此等候。我们横过一田坎,拐下一丛林,往山谷里走。原来,“一线天”在木杉村下的一条峡谷里,以超低的姿态深藏于山野间,像极了这个世外小山村和木杉村里善良低调的人们。

到了山谷,景象已显不凡,四面环山,林木参天,青藤盘绕,郁郁葱葱,谷风阵阵。山谷底是被水常年冲刷而成的宽阔河床,溪水夹缝而过。我们沿溪谷或踏石或踩浅水逆流而上,山谷越窄,林木越深,风越凉。直到一开阔处,一潭深水挡去前路,我们才停了下来。驻村第一书记告诉我们说这是“一线天”的第一重门。其实,“一线天”早就作为木杉村的名片而扬名在外,一些游人慕名而来,但大多止步于此。因要深入“一线天”腹地欣赏绝景,必过三重门,然而每一重门皆是以崖封门,以水堵路,欲入艰难。

驻村第一书记及其同伴推着皮艇